

宣道的神學反省

張春申・谷寒松

(輔神信理神學教授)

我們的宣道神學反省將有下面三步：(一)宣道歷史的簡短回顧，(二)對文化與宗教的神學反省，(三)宣道與交談；在中國，在台灣的教會與文化和宗教交談。

一、宣道歷史的簡短回顧

歷史家和神學家對宣道歷史會以不同角度分段，我們採用拉內(K. Rahner)的分段方式。

1. 從猶太環境進入希臘與羅馬世界：

這個階段包括耶穌基督與初期教會。納匝肋人耶穌在自己的文化與宗教環境宣道的基礎事件，也是聖言成為血肉（道成肉身）、在本地文化及宗教中最為基礎性的實現。至於初期教會繼續著這降生活力；尤其保祿使徒，他逐步地、痛苦地學到這個基本教訓，即基督教救恩的落實與表達並不限於某一文化、某一宗教的框架（請原諒我們不自「宗徒大事錄」及保祿書信引證任何資料）。初期基督信徒的生活見證將福音傳到羅馬帝國的各大都市。第四世紀初，基督信仰已在羅馬帝國的文化和宗教環境中，成了一個重要的生活力量。

從此以後的許多世紀，基督信仰與宣道的教會團體也成了歷史

家所說的歐洲「基督宗教王國」的重要力量。

2. 從以歐洲為中心的教會擴展成的四方教會：

這個階段近些年來，由接受宣道地區的學者在研究，其中不少地區曾經為殖民政治勢力所統治。自擴展自身的歐洲來看，這個發現四方各大洲的階段是璀璨光明的，但今日已被描繪為含有光明與陰暗兩面：英豪的信仰與殘酷的破壞；傳教士的聖德與對當地文化與宗教的不敬。尤其以歐洲為中心的宣道方式千篇一律地按照歐洲模型，當然這是無法持久下去的。

3. 梵蒂岡第二次大公會議（1962～1965）推動教會面對文化與宗教的多元世界：

梵二大公會議可說是屬於整個基督的教會，並不只是天主教的，它已是，而且還是一個來自天主聖神的靈感，一個持續的突破。它使基督宗教自單一的西方僵硬面貌，逐漸進入現代世界的多元的文化與宗教，而開始改變自己。這個基本抉擇導致今日所說的本地化、脈絡化，以及與其他宗教交談。

這樣簡介了宣道歷史的三個階段，我們可以討論文化與宗教。

二、對文化與宗教的神學反省

有關這方面的書籍已經出版的很多。教會中的會議與學術界的研討所發表的成果也很豐富。我們從四方面來說。

1. 教父著作中的「道的種籽」：

他們願意指出，天主聖三包容一切的救恩，臨在於人類歷史與宇宙中，人類歷史沒有一個角落不在天主創造、救援與聖化之愛的裡面。我們今日稱之為救恩的普遍性。教宗若望保祿二世說：

「救恩的普遍性意謂，不僅是給予那些明確信仰基督和加入教會的人。因為救恩是賜給所有的人，就必須實際地使所有的人能接

近它。但事實很明顯，今日一如往昔，許多人沒有機會來認識或接受福音啟示，或加入教會。他們生活的社會和文化環境不允許這樣做，通常他們是在其他宗教傳統中長大。對這些人來說，基督的救援是由恩寵而接近，他們與教會雖有奧妙的關係，但這恩寵不使他們正式成教會的一分子，而以適合他們的精神與物質環境的方式啟迪他們。這恩寵來自基督，它是他犧牲的成果，並由聖神而通傳。它使每人藉著他或她的自由合作得到救恩。」（「救主的使命」第10號）

不過，同時應該承認，人類之初，罪的現實不論在個人行動或者團體結構中，滲透歷史。

2.文化與宗教的兩面性：

根據上述，可以承認文化與宗教：作為人類的產品，不免呈現限度、缺陷、罪惡的行為與態度，個人與社會的不正義，生態的破壞，以及對人性層出不窮的危害。就是在這具有光明與黑暗的世界中，主天聖言以極度切身的方式成為血肉（若一14）；就是這具有兩面的人類把天主子與人子釘死在十字架上。但我們宣告納匝肋人耶穌，他在人類歷史中是唯一的「道成肉身」的救主，受派於天父，藉著聖神而工作的力量，能夠淨化、整合所有文化與宗教的型態。這個信念引領教會肩負向普世宣道的使命；否則世人怎能聽到天國來臨的福音呢？（羅十8~15）

3.在現代文化與宗教脈絡中宣道：

「今日我們面臨一個極其不同而又變動的宗教境況。人們在變動；社會和宗教的事實以往有清楚而明確的界定，今日則愈來愈複雜。」（「救主的使命」通諭32）即使如此，今日教會的宣導基本上必須注意三個要點。第一，它是全面性針對整個世界；第二，它忠於傳自宗徒的教會傳承，保持福音的精神；第三，它處理的問題

中該有：促進正義，亦即促進人類在現世的完整發展；以基督的福音精神轉變文化；與其他宗教交談；以及關懷全球生態，人類共同的家園。

4.宣道在五大洲的不同面貌：

針對整個世界宣道，但各地具有自身的境況，我們在此可稍作指點。

(1)亞洲：

人口龐大的亞洲對於人性與宇宙中的神之臨在特別敏感，因此懷有強烈的宗教意識。另一方面，亞洲人民貧窮，缺少合乎人性的生活條件，使他們的心靈對於痛苦奧秘容易開放。斯里蘭卡的一位銳利的神學家皮立斯因而指出基督教在亞洲該有二次約旦河的洗禮：貧窮洗禮與亞洲宗教洗禮。

(2)非洲：

它一方面對於生命力與人性結合力量產生喜悅雀躍；但另一方面卻經歷族群之間繼續不斷的衝突，導致慘無人道的屠殺。基督教能夠有效地宣告神的人性面貌以及三一天主的治療和寬恕之道嗎？

(3)澳大利亞：

處於南太平洋的澳洲面對一個自西方基督教傳統的價值觀，轉化為個人主義、主觀主義與世俗主義世界的大變動，以致對於什麼是成熟的人性與什麼是真實的基督信徒等問題，幾乎無法得到一致的認同。因此，宣道而不簡化為純屬人的智慧或過時的假科學，似乎該是最高優先的任務。

(4)美洲：

北美享有第一世界的財富，而南美經驗社會、經濟、政治的壓迫與剝削。北美在現代世界中努力統制與領導，而南美得由不人道

與不正義的結構中獲得解放。南北美洲的宣道該是福音性的平衡之道。一面轉變統制與領導為真實的服務，另一面使解放的福音性的完整意義得以實現。

(5)歐洲：

這個具有高度批判和反省能力的「古老歐洲」尚在徹底的啟蒙，比其他各洲更深的啟蒙過程之中。基督信仰的各種傳統型態無力答覆歐洲人的渴望。他們深深需要天主聖言的治療與創新動力來當頭一棒，同時在絕對的愛的奧跡中獲得最深的生命與和平。

至此我們要問中國人，台灣人又有什麼境況呢？

三、宣道與交談；在中國，在台灣的教會與文化和宗教的交談

基督宗教在中國，在台灣的歷史中，可以清楚看出宣道散播的信仰種籽，成長在信徒的生活中間。我們不去詳述聖言與華人世界接觸的情況，只是抽出三項來說。

1. 在中國，在台灣的本地文化與宗教對宣道的兩面性：

由於前面所說的人類文化與宗教的兩面性，我們不應驚訝，華人世界也會抗拒「來自外面」的要求改變的力量。這是舊約先知、耶穌自己以及教會中的聖賢經驗到的；也是亞洲許多正義之士，如孔子、釋迦牟尼和甘地等等經驗到的。改變的力量，尤其最為珍貴的天主聖言的改變的力量，經常遭受來自傳統的保守勢力的抗拒，甚至迫害。因此宣道過程合為兩面。一是「道成肉身」，天主聖言滴滴點點地降入（若一14~18）；另一是逾越奧跡，宣道遭受抗拒、壓迫與教難，最後結出果實，這在耶穌所講麥粒比喩中有所表示。（若十二24）

2. 宣道的浮沉之律：

在中國，在台灣的宣道重複呈現出一個相當奧妙的浮沉，高漲與低落之律。

(1)最早奈斯多利或景教在第七世紀的嘗試，剩下的僅是微弱的殘餘團體。

(2)方濟會士在十三世紀的努力，在明代便中止。

(3)耶穌會士在十七世紀，以利瑪竇為首的本地化宣道工作，幾乎停頓於所謂「禮儀之爭」，康熙皇帝在1742年宣佈禁教。此後宣道只能暗中進行。

(4)十九世紀由殖民主義支援的宣道運動，當二十世紀共產政府掌權時，尤其在50年代，又無法進行。

(5)教會在中國大陸遭受迫害之時，傳教士轉來台灣，出現宣道的「台灣奇蹟」。但60年代當工業化逐漸製造經濟的「台灣奇蹟」時，人民進入小康境況，但對天主聖言的回應即列為次要，至少從信徒人口增長亦陸續下落的觀點來看，確是如此。

(6)天主教方面，60年代底梵二大公會議革新聲浪湧進台灣，興起建設地方教會的呼籲。於是禮儀改革、牧靈創新、神學本地化等顯出教會中春風吹又生的記號。然而這並未帶來開花結果。70年代初尚餘的熱度也冷卻下來，其緣由比較複雜，不必特別在此分析。

總之，深入討論以上所說的浮沉之律的人中，不少認為華人世界宣道忽略對本地文化與宗教的認識，該是一個決定性因素。

3.宣道在中國，在台灣與文化和宗教的交談

事實上，八十年代，至少在台灣天主教中對於文化與交談的神學意義之肯定已經更為確切。因此宣道的本地化、脈絡化，以及與其他宗教的交談日趨真實。它不但延續「道成肉身」，而且必須經歷十字架的苦難和死亡，然後產生果實。為教會而言，這是死於西

方教會的結構與生活。但為華人世界而言，與福音接觸也無法沒有某種程度能捨棄自己，因為宣道不免具有「反文化」的一面。

結論

根據上面三步的說明，可見宣道必須對應文化與宗教，整合理論與實踐，並具有生活的、有力的靈修。